# 春秋左傳正義

#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八　　昭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首惡從殺例故稱弟又稱世子

疏注以首至世子　正義曰招與公子過共殺偃師而立公子留及楚殺[illegible]師留出奔鄭招乃歸罪於過而使陳人殺之及楚師來討招又推過爲首得免重責不死而放之於越是以招爲從罪也若其從招之詐如楚之意則宜書過殺偃師由是仲尼知其實狀以招爲首傳言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是仲尼新意以招爲首惡也從殺例者從兩下相殺之例也釋例曰大臣相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

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則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然則世子雖是副主猶是人臣從此人臣相殺之例故稱弟以見殺者之罪也又稱世子以見世子亦人臣也鄭段去弟陳招不去弟者釋例云陳招殺兄之子然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是言招罪輕於害兄故存弟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疏〕注襄二至于宋　正義曰溺以襄五年即位屢來陳常從楚唯有襄二十七年大夫與魯同盟于宋劉炫云往年衞侯惡卒杜云元年大夫盟于虢此不數虢以杜爲上下自相反今知不然者以盟于宋經有明文故指之虢盟文不見經故不數也其衞侯惡更無盟處唯有虢盟故數之劉不尋杜意而規其過非也

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稱行人明非行人罪

陳公子

留出奔鄭留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秋蒐于紅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闕也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

疏注革車至闕也　正義曰傳稱革車千乘是大蒐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定十三年十四年大蒐于比蒲皆云大蒐此不云大知經闕文也釋例云紅之蒐傳言革車千乘所以示大蒐也而經不書大諸事同而文異傳不曲言經義者直是時史之闕略仲尼略而從之春秋不可錯綜經文此之類也劉賈頴云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十一年蒐于比蒲經書大蒐復云書大者言大衆盡在三家隨文造意以非例爲例不復知其自違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招共殺偃師書名罪之大雩無傳不旱而秋雩過也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不以告壬午十月十八日執陳公子招放之

于越無傳復稱公子兄巳卒殺陳孔奐無傳招之黨楚殺之

疏注招之黨楚殺之　正義曰孔奐之爲招黨傳無其文正以殺稱名氏是有罪之文知其是招黨也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無罪不稱名知稱名爲有罪矣苟使孔奐無罪仲尼必當變文但此非常例先無定制不知其將何所稱也執招殺奐皆是楚人爲之承上楚師滅陳之下是楚可知不復每文書楚杜以注文隔故言楚殺以明之不言殺陳大夫者殺他國之臣例不書爵官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其類也此執招殺奐皆滅陳乃爲之故依次而書書在滅陳之下

葬陳哀公嬖人袁克葬之魯往會故書

疏注嬖人至故書　正義曰賈服以葬哀公之文在殺孔奐之下以爲楚葬哀公故杜辯之袁克葬之案傳克欲殺馬毀王楚人將欲殺克不得爲楚葬之若是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當如齊侯葬紀伯姬不得直言葬也此諸言葬某公

者皆是魯往會葬之文大夫不得書名言其所爲之事而已故云魯往會故書也案傳表克之葬乃是私竊葬之而魯得會者諸侯之卒告卒不告葬但葬有常期知卒即往會之未必得以禮從赴也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抑疑辭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也怨讟並作莫信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石言不亦宜乎於

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不能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退者其言非不從舌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哿嘉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叙以聽言見荅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逸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比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是

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謂十年晉侯彪卒傳

疏注魏榆晉地 正義曰服虔云魏邑榆州里名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次于雍榆雍榆地名知魏榆亦地名 民聽濫 正義曰或民聽濫失實無言而妄稱有言也 詩曰至謂乎 正義曰小雅雨無正之篇也可哀悲哉彼不能言之人其所言者非不從舌是出但其言僭而無徵唯於己身是病以不能言而自病其身是可哀也可嘉美矣彼能言者巧爲言語如水之轉流然其言信而有徵自使其身處休美之地以能言而自處其美地故可嘉也此能言處休者其是子野之謂乎 注哿嘉至小異 正義曰詩毛傳云哿可也哿無正訓以其字從加從可故各以意訓耳此詩上文云聽言則荅譖言則退然後次此哀哉故杜以哀哉不能言覆上僭言見退謂言而不見信被黜退者也哿矣能言覆上聽言則荅謂言可聽用見應荅者也以其言可嘉善信而有徵故自

取安逸處休美也師曠因公之問其言流轉終歸于諫其言實巧故以此巧言如流也據今毛鄭解詩哀哉不能言者賢人不能言也不能以其正道曲從君心故身見困病哿矣能言乃指時世所謂能言者巧言從俗如轉流矣阿諛順旨不依正法得使身居休美與此所引意異故言晉叔向時詩義如此與今說詩者小異隱元年注云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放此然則引詩斷章取義得異於本而云叔向時詩義如此者但叔向此言在孔子刪詩之前與刪詩之後其義或異故云叔向時詩義如此隱元年論詩者君子之言君子即丘明也其言則刪詩之後乃與詩說不同故云引詩斷章此杜大略而言其實未脩之前有引詩亦有斷章者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元妃嫡夫人也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

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illegible]哀公弟也）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恚自殺經書辛丑從赴）于徵師赴于楚（于徵師陳大夫）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愬也）楚人執而殺之（殺于徵師）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疑爲招赴楚當同罪故重發之）

注經書辛丑從赴　正義曰經云辛丑傳言辛亥經傳異者多是傳實經虛故言從赴長歷四月戊戌朔四日辛丑上四日辛亥一月之內有此二日故不云日誤

注疑爲至發之　正義曰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傳稱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此復發傳故言重發之也釋例曰行人有六而發傳有三者因良霄以顯其稱行人因干徵師以示其非罪因魯叔孫婼以同外內大夫則餘三人皆隨例而爲義也

叔弓如晉賀虒祁也賀宮成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秋大蒐

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邪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欒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政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皆來奔不書非卿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子旗為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兼并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

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游戲之服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無宇桓子名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爲之立室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不惠者[illegible]

勉於不勉者茂勉也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服行也桓子稽

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欒氏所事之君吾猶有望望子旗惠及己遂

和之如初和欒高二家【疏】將往至陳氏　正義曰將往子良之家也又數人告不復敢向子良之家遂如陳氏服虔云將往者欲往到陳氏問助子良攻我意謬甚也　注周書至勉也　正義曰周公戒康叔當施惠於不肯施惠者勸勉其不能勉力者令子良不能勉力爲善欲令桓子勸勉之故引此書也茂勉也釋詁文　頃　正義曰謚法祗動追懼曰頃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

孫吳圍陳孫吳悼大子偃師之子惠公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輿嬖袁克

殺馬毀玉以葬輿衆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欲以非禮厚葬哀公楚人將

殺之請寘之置馬玉旣又請私私盡君臣恩私於幄

加絰於顙而逃幄帳也逃不欲爲楚臣使穿封戌爲陳公

戌楚大夫滅陳爲縣使戌爲縣公曰城麇之役不諂城麇役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

王爭皇頡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

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及此謂爲王對曰若知君

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息寧靜也晉侯問

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後也陳祖舜舜出顓頊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由用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閒無違天命廢絕者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

帝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諸陳紹舜後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已見注壬午至月誤歷校之十月乙丑朔十八日得壬正義曰杜以長午也十一月無壬午經書十月歷與經合知傳言十一月者誤也注輿衆至哀公正義曰就衆發之內特舉乘克之名知克是雙人之貴者也葬無殺馬毀玉之法知欲以非禮厚葬哀公也服虔云一曰馬陳侯所乘馬玉陳侯所佩玉故殺馬毀玉不欲使楚得之事亦有似知不然者楚既滅陳制爲己有克不能私藏馬玉欲殘毀之故不從對曰至楚國正義曰致死禮者欲爲鄰邦致死殺靈王也穿封戌既臣事靈王而爲此悖言追恨不殺君者以明在君爲君之義見己忠直若如今日有人欲謀靈王已必致死殺之此對是諂非悖也注顓頊至水滅正義曰

顓頊崩年歲星在鶉火之次於時猶有書傳言之故史趙得而知也歲星天之貴神所在必昌鶉火得歲而火益盛火盛而水滅顓頊水德故以此年終也陳是顓頊之族故知滅將如之亦當歲在鶉火陳乃滅也史趙別有以知假此而爲言耳不可一準此言以驗國之興滅　注箕斗至用也　正義曰析木之津於十二次爲位在寅也釋天云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孫炎曰析別水木以箕斗之間是天漢之津也劉炫謂是天漢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析水木以箕星爲隔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爲析木之津也不言析水而言析木者此次自南而盡此故依此次而名析木也襄三十年傳稱歲星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歲星歲行一次降婁距此九年故此年歲在析木之津也由用釋詁文言將復用是而更興　注幕舜至絶者　正義曰魯語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孔晁云幕能脩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於歲之大烝而祭焉謂之報言虞

舜祭幕明幕是舜先不知去舜遠近也帝系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亦不知幕於蟜牛以前是誰名字之異也從幕至瞽叟無違天命廢絕言其不絕也繼嗣相傳以至舜也觀傳此文瞽叟以前似有國土而尚書序云虞舜側微孔安國云爲庶人故微賤經云有鰥在下曰虞舜明是下賤矣蓋至瞽叟始失國耳此又遠之事不可知也　注遂舜至於遂　正義曰三年傳云其伯直柄虞遂伯戲則遂在直柄之後故云蓋殷興存舜之後而封之也言舜有明聖之德其德流及於遂遂故言寘德於遂寘置也置此德於遂身令使遂有德也　注胡公至舜後　正義曰胡公封陳之由襄二十五年傳已具之矣世本舜姓姚氏哀元年傳稱夏后少康奔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爲嬀耳因昔虞舜居嬀水故周賜以嬀爲姓也陳世家言舜居嬀汭其後因姓嬀氏　謂胡公之前已姓嬀矣是馬遷之妄也　其兆既存矣　正義曰陳氏世世益賢而位漸高

有恩德而得民意其有國之徵兆既存在矣言可知也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以事往非行會禮 疏 注以事至會禮 正義曰此與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其事同也楚子在彼魯敬大國自往會之非楚子召使會自以小國事大國之禮往

許遷于夷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 疏 注許畏至爲文 正義曰許自楚莊王以來世屬於楚常與鄭爲仇敵今畏鄭欲遷都近楚楚從其意而遷之故以許自遷爲文若許不欲遷而楚強遷之則當爲楚人遷許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

夏四月陳災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爲名 疏 注天火至爲名 正義曰天火曰災宣十六年傳例也公羊穀梁經皆作陳火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

陳也穀梁傳曰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賈服取彼爲說言愍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爲國也杜以左氏無此義故辯而異之云陳既已滅降爲楚縣不言楚陳災而直書陳災者猶如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也以彼不繫晉知法自不當繫楚非是存陳如舊國也凡災害所及繫於所災所害之處故以所在爲名不復繫其本國大都以名通例不繫國陳是楚之大都無緣當繫於楚二傳異說故杜不從所災所害者所災謂陳災是也所害謂梁山沙鹿崩是也然災害繫於所災所害而宣十六年不直云宣榭火而以宣榭繫成周者以宣榭其名不顯若不繫成周不知何處宣榭與此別也

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

楚子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摠書

疏

摠書　正義曰往年楚公子棄疾帥師圍陳楚子不親行也既滅陳以爲縣楚子自往巡行鎮撫之魯宋鄭衛聞其在陳畏威加敬各遣大夫往彼會之非是盟主所召至亦不行會禮故魯史獨書己使不復摠書諸國也傳因叔弓所見故歷序四國大夫以見諸國皆行非獨魯也十年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傳因歷序諸國大夫此意與彼同也服虔以爲此會宋鄭衛之大夫不書叔弓後也服見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歷序諸國乃云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後也服意準彼爲義故云叔弓後耳彼爲盟主所召故諱後期此則楚非盟主何以當諱春秋之意豈欲魯棄晉而從楚乃爲之諱其會楚遲也且彼不書所會乃摠書諸侯此若是會經何以不摠書叔弓會諸侯之大夫傳何以不言叔弓會楚子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于陳也今傳以四

國大夫共會楚子義非匹類足以可明且叔弓若從傳當言之傳不言後而服以爲後是欲代丘明爲傳非解之也故杜顯而異之言不行會禮故不搃書見此意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許田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遷方城外人於許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人實其處

注此時至譙郡　正義曰杜以傳言楚王使民不安

疏地名經傳不同而傳言實者則以爲名有改易也傳不言實則以爲二名並存也所言實者皆舉舊以實新此地舊名城父此時新改爲夷然言城

父是舊名故傳以實明之凡有二義經書未改之名傳以所改實之則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傳云許遷於析實白羽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傳云會于祝其實夾谷是也若經書已改之名則傳亦舉其已改實其未改之號即此許遷于夷傳云遷許于夷實城父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傳云次于垂葭實郥氏是也此四者或經書未改或經書已改傳皆上句舉其已改之名下句實其未改之號凡一地前後二名者非謂經時為未改之名傳時為已改之名乃於經傳以前上世之時已有所改前後之名夫子集史記而為經丘明采簡牘而作傳史記或書其舊名者即白羽夾谷是也或史記書其後名者即夷與垂葭是也丘明據簡牘為傳以所改後名而實之故傳二十五年秦取析矣襄二十六年聲子云析公之亂皆舉白羽改為析之後但簡牘稱析故杜云於傳時白羽改為析止謂簡牘之時非丘明作傳時也若其不然孔子脩經丘明作傳事相連接時日不遠豈可脩經時為白羽作傳即改為

析故杜云此四者皆爲所在之地皆名絶於當時史記有遺者也劉炫不審思杜意怪僖公襄公之世巳有析名而規杜氏非也　取州至益之　正義曰釋例云州來淮南下蔡縣汝水之南地淮北之田淮水北田則州來邑在淮南邑民有田在淮北也許國盡遷于夷夷田少故取以益之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巴

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肅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吾何邇封之有邇近也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爲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

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 邑外為郊郊外為甸言戎取周郊甸之地 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咎在晉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 后稷脩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以畜牧 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 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 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 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

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褱德而暴蔑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襚送死衣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賓滑周大夫

疏注甘人至大夫

正義曰孔子父叔梁紇爲鄹邑之長論語謂孔子爲鄹人之子是典邑大夫法當以邑名冠之而稱人知此甘人即是下文甘大夫襄也甘人是甘縣大夫知閻嘉是晉之閻縣大夫名嘉也甘閻接竟田或相侵故共爭之注在夏

至西北　正義曰周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棄本紀不窋是后稷之子繼其父業世爲大國故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也釋例土地名云魏河東河北縣也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畢在京兆長安縣西北駘在武功歧在美陽今案其地芮在魏之西南百餘里耳歧在駘之西北纔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部與歧畢相近爲之長可矣計稷在部東六百餘里而今部國與魏爲長道路大遠公劉居幽又在歧西北四百餘里此傳極言遠竟而辭不及幽並不知其故

及武至東土　正義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外薄四海皆爲周地上文既言西土故以下唯說三方其實西方所至過於上文自歧以西猶是周竟但不復重言之耳服虔云蒲姑商奄濵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商奄魯也二十年傳曰蒲姑氏因之定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巴濮至北土　正義曰土地名云巴巴郡江州縣也楚南郡江陵縣也鄧義陽鄧縣也建寧郡南有濮夷地然則巴楚鄧

中夏之國唯濮爲遠夷耳土地名又云燕國薊縣也亳是小國闕不知所在蓋與燕相近亦是中國也唯肅愼爲遠夷　注肅愼至餘里　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魯語云武王克商肅愼氏貢楛矢韋昭云肅愼東北夷之國去扶餘千里晉之玄菟即在遼東東北杜言玄菟北三千里是北夷之近東者故杜言北夷韋言東北夷

吾何邇封之有　正義曰言我之封疆何近之有邇近也

文武至是爲　正義曰傳稱虢仲虢叔王季之穆是文王母弟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史記以爲武王之母弟也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康王之母弟則書傳無文文王周之始王故言文王文王未得封諸侯也弟以同母爲親故言母弟耳所封非同母者亦多矣建爲國君所以爲藩籬屏蔽周室使與天子蔽郭患難亦其處後世子孫或有廢隊王命望諸侯共救濟之是爲此也　豈如至敝之　正義曰豈如弁髦因以敝之者弁謂緇布冠髦謂童子垂髦凡加冠之禮先用緇布之冠敘括垂髦三加之後去緇布之

冠不復更用故云因以敝之今王自卑豈得稱于室如緇
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敝之猶言以我王家封建
晉國之後因即棄而不事之也　注童子至冠也　正義
曰案禮未髦之時必垂髦故云童子垂髦也上冠禮始冠
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是始冠必三加冠也其記冠
義云始冠緇布之冠冠而敝之可也玉藻亦云始冠緇布
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鄭玄云本大古耳非時王
之法服也是言本古而暫冠既加而即棄是禮成而棄其
始冠故云弁髦而因以敝之也弁有爵弁皮弁緇布之
冠不得名弁故云弁亦冠也周禮弁師掌冕是弁為大名
也劉炫以為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為髦彼兩髦又云因
以敝之者謂親沒不髦案禮加冠以後親沒以前身既成
人猶自垂髦何得云童子垂髦髦既親沒乃棄杜注何以
不言親沒也若三加之後棄弁不棄髦杜注何得云棄其
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既連髦而言明非親沒之髦也
髦之形象鄭注士喪禮云未聞　注言梼至其中　正義

曰文十八年傳稱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先儒皆以爲渾敦驩兜也窮奇共工也檮杌鯀也饕餮三苗也此傳以晉率陰戎伐潁止須言饕餮耳而云檮杌者略舉四凶之一耳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可知也若直說鯀當言居檮杌于羽山不須言四裔也　注允姓至敦煌　正義曰此言主責陰戎知允姓陰戎之祖也言允姓之姦者謂其姦邪之人惡言之也尚書云竄三苗于三危此言允姓居于瓜州時同而人別知與三苗俱放於三危也　則戎焉取之　正義曰焉猶何也若不由晉則戎何得取周之地也　注邑外至之地

正義曰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周禮載師掌任土之法其畿王畿之內遠近之次自國中以外有近郊遠郊大甸大稍大縣大都是郊外爲甸也陸渾之戎居伊洛之間是取周郊甸之地　我在至主也　正義曰言我周存在於伯父有袞如衣服云云　雖戎至一人　正義曰言伯父我親猶自如此則雖戎狄其何有恩義於我一人既無恩親優

我亦無可責　王有姻喪　正義曰隱元年傳云士踰月外姻至姻是外親故杜云外親之喪也服虔云婦之父曰姻王之后喪父於王亦有服義故往弔禁妻父爲姻雖有此稱王之糾后必取諸侯之女后之父母不得身在京師往弔可耳何以得致襚也以致襚言之知是外親之喪耳不知外親喪是誰死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　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爲之妃　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爲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　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

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

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爲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爲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厓

疏 陳水屬 正義曰陳顓頊之後顓頊以水德王天下故爲水屬也陳是舜後舜爲土德不近言土屬而遠繫顓頊爲水屬者蓋裨竈知陳將欲復興須取水爲占驗假此以爲言耳未必帝王子孫永與所承同德楚之先世嘗爲火官即以火爲楚象豈復五行之官後世皆依其行乎此皆賢哲有以知之非吾徒所測 注火畏至之妃 正義曰陰陽之書有五行妃合之說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

水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畏金以乙爲庚妃也金畏火以辛爲丙妃也火畏水以丁爲壬妃也水畏土以癸爲戊妃也土畏木以己爲甲妃也杜用此說故云火畏水故爲之妃也服虔云火離也水坎也易卦離爲中女坎爲中男故火爲水妃　注相治至火事　正義曰相訓助也主火而助君爲治故以爲治也二十九年傳曰火正曰祝融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黎爲高辛氏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作亂帝使黎誅之而不盡帝誅黎而以其弟吳回爲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楚其後也是楚之先爲火正治火事　注火心至置閏　正義曰襄九年傳曰心爲大火十七年傳曰火出於周爲五月今經書四月陳災傳言火出而火陳火得以四月出者長歷云閏當在此年五月後而在前年故火以四月出也長歷以爲前年閏八月則此年四月五日得中氣二十日得五月節故四月得火見　注

水得至建陳　正義曰杜以陳爲楚邑楚人在陳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當謂逐去楚人之在陳者若穿封戌爲陳公者也但歐逐楚國之人於義甚通劉炫乃以逐爲遁逃言火逃遁去楚而建立陳國而規杜非也　注妃合至陳傳　正義曰妃合釋詁文也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鄭玄云天地之氣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數也二曰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也五曰土天數也此五者陰無匹陽無耦故又合之地六爲天一匹也天七爲地二耦也地八爲天三匹也天九爲地四耦也地十爲天五匹也二五陰陽各有合然後氣相得施化行也是言五行各相妃合生數以上皆得五而成故云五歲而陳將復封　注是歲是水衰　正義曰如杜所注歲星每年而行一次至昭三十二年則歲星在寅未至於丑其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故服氏以爲有事于武官之歲龍度天門謂十五年歲星從申越未而至午歷家

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爲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故昭十五年得超一辰今杜氏既無此義而三十二年歲星得在丑者但歲星之行天之常數超辰之義不言自顯故杜不注若然楚卒滅陳在哀十七年則歲星當踰鶉火至鶉尾而云五及鶉火者以顓頊歲在鶉火而滅故裨竈舉大略而言云五及鶉火不復細言殘數雖至鶉尾亦經由鶉火天有五星又大微宮中有五帝坐又四方中央亦有五是天數以五爲紀故五及鶉火也歲星天之貴神所在之國必昌歲在鶉火火得歲星之助火既盛而水則衰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爲逆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爲之佐許之

公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爲君耳將司
聰也樂所以聰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
亡故國君以爲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
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
於忌日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
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
主視服以旌禮旌表也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物
物類也物有其容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

喪而作樂欲食故曰非其物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

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充志以定言在心爲志發口爲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

疏注工樂師師曠也　正義曰禮記檀弓說此事云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知工即師曠也外嬖叔即李調也　注樂所以聰耳　正義曰樂以和心聲從耳入故樂者所以聰耳大師掌樂務

使君聰故爲君耳將司聰也　注疾惡至忌日　正義曰
訓疾爲惡言王者惡此日不以舉吉事也尚書武成篇云
時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
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以甲子喪也詩云韋
顧既伐昆吾夏桀言昆吾與桀同時死也十八年傳二月
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
稔之日也昆吾之死與桀同日知桀以乙卯亡也以此二
王之亡爲天誅之日故國君以爲忌日惡此日也檀弓云
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鄭玄云謂死日也彼謂親
亡之日至此日而念親故忌此日不用舉吉事非是惡此
日也此與忌日名同意異　注外嬖至嬖者　正義曰此
言外嬖嬖叔即李調是也禮記云調也君之褻臣也既云
褻臣而謂之外嬖知是外都大夫之嬖者猶晉獻公時有
外嬖梁伍東關嬖伍　服以至不明　正義曰吉有弁[illegible]
凶有衰麻禮有吉凶之異作衣服以表之如此之類是服
以旌禮也周禮司服六冕以祭祀皮弁以視朝韋弁以[illegible]

戎冠弁以田獵如此之類是禮以行事也傳稱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如此之類是事有其物言行事各有其物類也記稱衰麻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周禮保氏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少儀曰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如此之類是物有其容也君有卿佐之喪宜有悲哀之設而與羣臣飲酒作樂今君之容貌非其類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　味以至罪也　正義曰調和飲食之味以養人所以行人氣也氣得和順所以充人志也志意充滿慮之於心所以定言語也詳審言語宣之於口所以出號令也臣實主掌食味今工師不聰叔也不明二侍御者並失其官而君不出令以罪之必是食味失宜是臣之罪也公說至而止　正義曰公心欲廢知氏故輕悼子之喪不廢飲酒得蒯以禮責之乃知君臣義重其禮不可輙廢爲是

悛而止悛改也改革前意也禮記記此事飲酒事同而其言盡別記是傳聞故與此異二者必有一謬當傳實而記虛也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疏］注自叔至曰禮　正義曰襄二十年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更不遣聘是邦交禮意久曠絶也殷訓盛也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禮之也聘禮云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郊勞然則聘禮經之所言是大聘也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鄭玄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聘禮既是大聘使卿矣殷聘又當盛於大聘不知以何爲盛或當享禮之物多矣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

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焉用速成其以勤民也勤勞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疏

詩曰至子來　正義曰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經始靈臺之基趾其意勿使急成之但其衆民自以子成父事而來勸樂而早成之耳子成父事不待督帥故云子來以示民樂之意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耆酒好內以取敗亡故書名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爲主二子從之

疏

注三大至從之　正義曰成二年鞌之戰魯四卿並書此三卿皆書重兵詳內故備書之其他國行兵唯書元帥而已略外也傳云平子伐莒取郠平丘又備見執

明是季孫爲代莒之主二子從之

戊子晉侯彪卒五同盟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葬速

疏注五同盟　正義曰彪以襄十六年即位其年盟于溴梁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不數元年虢會是五同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十一同盟也無冬史闕文

疏注十一同盟　正義曰成以成十六年即位十七年盟于柯陵十八年于虚朾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五年及向戌盟于劉十六年于溴梁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元年于虢皆魯宋俱在凡十三同盟杜意盟數多者不數待盟襄十五年向戌盟于劉及虢盟不數故十一劉炫并數以規杜過非也如此數盟不同者或由轉寫誤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不書非孛]鄭裨竈言於子産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歲歲星也顓頊之虛謂玄枵]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之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維首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為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故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而七]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

卒吾是以譏之爲晉侯彪卒傳疏注歲歲至玄枵 正義曰釋天云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郭璞曰虛在正北顓頊水德位在北方當北方三次以玄枵爲中玄枵次有三宿又虛在其中以水位在北顓頊居之故謂玄枵虛星爲顓頊之虛也 居其至婺也 正義曰維者綱也玄枵次有三宿女爲其初女是次之綱維也居其維首謂星居之也其玄枵維首而有妖異之星焉以將死之妖告邑姜也邑姜齊女告邑姜言其子孫當死也 邑姜晉之妣也 正義曰曲禮云生曰母死曰妣鄭玄云妣之言媲媲於考也邑姜唐叔之母誅爲晉之妣也邑姜亦是成王之母而於周無災任姜共守其地而不告薛女此則裨竈自知非吾徒所能測 戊子至乎出 正義曰昔戊子之日逢公死其神以此日登天於時有星是此星也於是婺女乎出爾時妖星出於婺女而戊子逢公死今此星亦出婺女始戊子晉君當死也逢公死日星出婺女當時猶有書記故裨竈得而知之 注

逢公至日辛　正義曰二十年晏子說齊地云有逢伯陵因之則伯陵是逢君之始祖也周語說玄枵之次云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孔晁云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也女子謂昆弟之子曰姪伯陵大姜之祖逢公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殺諸侯也然則伯陵之後世爲逢君皆是逢公未知戊子卒者何所名號也逢公死時妖星亦出婺女於時歲星不在齊分故齊地之君自當其禍此時歲在齊分故外孫當之

齊惠欒高氏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說婦人言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騁告鮑文子遂見文子

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自輔助遂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端委朝服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欒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義可助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於陳鮑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

後入公卜使王黒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黒齊大夫靈姑銔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五月庚辰戰于稷稷祀后稷之處欒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城門欒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強取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蘊畜也孽妖害也姑使無蘊乎可以滋

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邑桓子召

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

之衣屨私具不告公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子

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

夫于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反子城子公公孫

捷三子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

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

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

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桓公是以霸齊桓公亦能施以致霸公與

桓子莒之旁邑辭讓不受穆孟姬爲之請高

唐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興齊惠欒高氏正義曰齊惠公生公子欒公子高高生子尾尾生子良欒生子雅雅生子旗旗是欒孫良是高孫孫以王父字爲氏皆出惠公故曰惠欒高氏也　遂伐虎門　正義曰周禮師氏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鄭玄云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彼師氏察王得失明其近王故以虎門爲路寢門此亦當然或以虎門非路寢門當是宮之外門不與周禮同　注端委朝服　正義曰元年傳劉定公謂趙文子云吾與子弁冕端委哀七年傳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則端委是在公之服故云朝

服鄭玄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視朝其朝服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爲裳也　公卜至用之　正義曰公卜卜與欒高戰也靈姑銔者齊侯旌旗之名卜使王黑以此靈姑銔之旗率人以戰得吉也禮諸侯當建交龍之旂此靈姑銔蓋是交龍之旂當時爲之名其義不可知也知是旗者以請斷三尺而用之故知是旗　注莊六軌之道正義曰釋宮云六達謂之莊舊說皆云六道旁出杜皆以一達爲一軌　曰詩至以霸　正義曰曰者桓子辭也既私施與又言己施之意大雅文王之篇錫賜載行周徧也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此言文王之能施也桓公亦用此能施是以霸諸侯　秋七月平子伐焉得不務施乎言己多施爲此也

莒取郠郠莒邑取郠不書公見討於平丘魯諱之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殷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

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佻偷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壹同也同人於畜牲疏詩曰至福哉正義曰小雅鹿鳴之篇也引此昭明佻偷也言君子之人爲賓客德音甚明其視下民不偷薄苟且也偷之已謂甚矣而一同畜牲用之將誰肯福祐之哉佻偷釋言文李巡曰佻偷薄之偷孫炎曰偷苟且也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如稱寵之言禮諸侯不相弔故辭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之贄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用車百乘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也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以

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己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逸書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疏百兩 正義曰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孔安國云兵車稱兩 非知至不足 正義曰尚書說命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此言出彼意也非知之實為難將在

行之爲難也言子產語已已旣知之知而不行所以自[illegible]夫子子產知之矣知喪不用幣也我則知不足　書曰[illegible]敗禮　正義曰尚書太甲篇也孔傳云言己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　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高彊子良　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愼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被疾　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　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愼也喪夫人之力棄

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人謂子尾曠空也詩曰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詩小雅言禍亂不在

他正當己身以喻高彊身自取此禍疏難不愼謹愼詩曰至我後正義曰言人居身雖可不正義曰正月

夫夫刺幽王也云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近云父母謂文武也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

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冬十二月宋平

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公平公大子佐也及喪

柳熾炭于位以溫地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比葬又

有寵言元公好惡無常疏平元正義曰謚法內外賓服曰平正義曰謚法好建國都曰元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雖弒父而立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　疏注蔡侯至名告　正義曰蔡侯雖弒父而立實宜受討但立爲君於蔡已十三年楚子誘而殺之又刑其羣士不以弒父之罪討之蔡大夫深怨楚子故以楚子名赴告禮諸侯不生名書名是罪絕之事以其名告欲使諸國之史書名以罪絕之也若是楚告不當自罪其君知是蔡人告也公子圍殺君取國改名曰虔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地闕　秋季

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厥憖地闕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謚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殺以祭山

疏蔡世子正義曰父既死矣猶稱世子者君死而國被圍未暇以禮即位安國以世子告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嫌以聘事行故傳具之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萇弘周大夫對曰蔡凶此蔡侯般

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般即靈侯也）弗過此矣（言蔡凶不過此年）楚將有之然壅也（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弑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

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無道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弑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

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爲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棄捐故言無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

疏桀克至其身　正義曰桀身奔南巢故云喪國也紂首懸白旗故云隕身也　楚小至咎乎　正義曰亟數也比於桀紂則楚小位下而數行暴虐甚於桀紂二王能無咎惡乎　是以

至沒振（正義曰拯音烝之上聲也方言云出溺爲拯拯是救助之義天之用楚如人用五材力盡而敝敝則棄之是以無救助之者拯是救溺之名遂以救溺爲喻也不可沉沒之後復振救之振亦救也言楚如沒水不可救也注金木至棄捐　正義曰金木水火土五者之材皆爲物用用久則必敝盡敝盡則棄捐之捐亦棄也言天之用楚亦如此也）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爲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泉丘魯邑）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爲僚友者隨而奔僖子）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

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副倅也薳氏之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反自祲祥宿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以雙生【疏】注簉副至助之　正義曰禮有副車倅車皆謂副貳之車也簉亦副倅之意妻爲正適妾爲副貳薳氏之女先爲副貳別居在外故使泉丘人女與之聚居令副助而爲對偶之　於泉丘人　正義曰以傳直云宿於薳氏即連言生懿子及南宮敬叔謂薳氏所生故傳顯云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於泉丘人宜上讀爲句楚師在蔡向四月之師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也晉之不能

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

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

子産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

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

(盈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

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

(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晉人使狐父請蔡于

楚弗許(狐父晉大夫)疏 物以無親 正義曰物事也事事如此以是故無人肯親我晉國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爲位）衣有襘帶有結（襘領會結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

言順曰從無守氣矣爲此年冬單子卒起本疏注著定至表著正義曰著定謂佇立定處故謂朝內列位常處也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鄭玄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此是朝上之位貴賤有定處也會有表亦是位之定處但著下言定則表亦是定故直言會有表耳俗本表下有旗識也野會設表爲位亦當有物記處知今之位版也謂之表著者杜意當以下文表著之位謂此也劉炫謂下文有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爲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而規杜氏今知非者杜意當以下文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故於朝有著之文并採下文會有表以配著故云謂之表著所以覆結下文非謂著之一字即名表著也劉炫不達杜旨而爲規過非也　注野會至爲位正義曰禮諸侯建常設旂以爲表也周禮司儀云將合諸

侯則令爲壇三成宫旁一門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宫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宫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鄭玄云置于宫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是天子於野會諸侯設表以爲位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門立四表是亦以設表爲位也盟主之會諸侯必亦以旂表位大夫聚會亦應有以表位但無文以言耳　言不過步　正義曰言聲所聞不過一步　注貌正至曰從　正義曰洪範五事貌曰恭言曰從其意云容貌當恭恪言是則可從是貌正曰共言順曰從　無守氣　正義曰言無守身之氣將必死

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

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爲祖考所歸祐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畏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爲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疏 晉士至魯郊 正義曰傳稱文襄之制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此言晉士送葬者蓋大夫來而士爲介未必士獨行也此士以公不感語史趙故特言士耳必爲魯郊言昭公必爲魯人

殺逆而出在郊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蔡靈公之大子蔡侯廬之父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五牲牛羊豕犬雞王必悔之悔爲暴虐

疏用隱大子于岡山　正義曰此時楚以畜牲用之無人爲之作謚必是蔡侯廬歸國乃追謚其父爲隱耳釋例亡地名岡山闕不知其處經言以歸用之必是楚地山也　況用諸侯　正義曰世子雖未即位以其父既死則嘗君處故以諸侯言之甚之也　注五牲至犬雞　正義曰爾雅以此王者并馬爲六畜周禮謂之六牲但馬非常祭所用故去馬而以此五者當之

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楚子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使棄疾爲蔡公

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爲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

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殺子元宋蕭亳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雍廩邑衛蒲戚實出獻公蒲寧殖邑戚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折其本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爲十三年陳蔡作亂傳

【疏】不羹　正義曰古者羹臛之字音亦爲郎故魯頌閟宮楚辭招魂與史游急就篇羹與房漿臧爲韻但近世以來獨以此地音爲郎耳　注子元至見殺　正義曰杜以子元爲鄭公子曼伯與檀伯爲一人莊公城櫟而置

子元又使檀伯爲櫟邑大夫故厲公得因子元而殺檀伯
劉炫以爲傳言城櫟以置子元當謂賜元以櫟則以元爲
櫟邑之長若其別有大夫子元寄居於櫟便是城櫟以置
檀伯何言置子元也若厲公因子元以殺檀伯則子元是
櫟邑之一夫耳豈是莊公城櫟之公乎凡桓十五年傳云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不言因子元也子元鄭之公子不得
爲櫟人也鄭衆云子元即檀伯也厲公殺檀伯居櫟因櫟
之衆偪弱昭公使至殺死案桓五年傳云子元請爲左拒
即云曼伯爲右拒則曼伯子元近是爲一以規杜氏今知
劉說非者案晉封桓叔于曲沃而以欒賓傅之鄭使許叔
居許而以公孫獲爲佐楚使大子建居城父而以奮揚助
之並是一邑之內而有二人則莊公城櫟而置子元別有
檀伯居櫟何爲不可子元共櫟邑之人而納厲公但此因
棄疾在蔡故特指子元桓十五年直明厲公之入故揔言
櫟人辭有彼此不可爲怪劉又以子元爲曼伯案隱五年
傳云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又下云鄭二公子敗燕師

于北制是子元非孚伯也劉妄規杜非也 注上古至卿

正義曰二十九年傳曰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是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也十七年傳云少皡氏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是玄鳥丹鳥亦有五也彼傳又云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數皆有五蓋古立官之本以五爲常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不復以五耳今無字稱胥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其人大夫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城或將據邊城以陵本國也五官之長大細弱則不勝其任不能使威行於下將爲人所陵亦不可居朝廷也賈逵云五大謂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鄭衆云大子晉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棄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丘是也累世正卿衛寗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

新閒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當使居朝廷爲政也此五大五細無守唯言五耳不知五者何謂故先儒各自以意言之雖杜之言亦無明證正以彼必不通故改之耳 又并京 正義曰屬公并京傳無其事正以京櫟連言故云又并京 注在非至廩邑 正義曰渠丘爲雍廩之邑傳無其文以彼傳言雍廩殺無知此云齊渠丘實殺無知以此知渠丘是雍廩邑也鄭衆以渠丘爲無知之邑無知不坐邑死何以言渠丘殺無知蕭亳非子游之邑渠丘不得爲無知邑 則害至不掉 正義曰宋殺子游齊殺無知乃是賴得大邑以討篡賊而謂之害於國者以其能尊廢置則是國害天子之建諸侯欲令蕃屏王室諸侯之有城邑欲令指揮從己不得使下邑制國都故大城爲國害也末大必折以樹木喻也尾大不掉以畜獸喻也楚語說此事云制城邑若體牲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拇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亩蝱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傒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

疏注三年至國都　正義曰劉炫云杜譜以偃與鄰爲一亦云高傒玄孫案襄二十九年傳云敬仲曾孫鄰非玄孫也今知非者案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鄰是偃爲敬仲玄孫也經言于陽傳言于唐知陽即唐也不言于燕未得國都與哀二年納衞蒯聵于戚同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五同盟

疏注五同盟　正義曰嘉以襄九年即位其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元年于虢皆魯鄭俱在凡七云五者杜以其盟既多故皆據君在盟會而言之襄二十七年是大夫之盟元年虢會讀舊書二者不數故爲五也或可轉寫錯誤

夏宋公使

華定來聘定華椒孫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以昔故辭公五

月葬鄭簡公三月而葬速楚殺其大夫成熊傳在葬簡公上

經從赴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書名謀亂故也楚

子伐徐不書圍以乾谿師告疏注不書至師告　正義曰傳稱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

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如傳文

則實圍徐也不書圍者不以所圍之師告以乾谿援師告

也晉伐鮮虞不書將帥史闕文疏注不書至闕文　正義曰十五年晉荀吳帥師

伐鮮虞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二者皆書將

帥此獨不書將帥知是史闕或是告辭略史闕不得書亦

得言史闕文也穀梁曰其曰晉狄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交

伐中國故狄稱之也賈服取以爲說左氏無貶中國從夷

狄之法傳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又曰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鮮虞夷狄也近居中山不式王命不共諸夏不事盟主伐而取之唯恐知力不足焉有以夏討夷反狄中國從此以後用師多矣何以不常狄晉更復書其將也杜以其言不通故顯而異之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毀廟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

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則朝而堋堋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疏執用至庸毀　正義曰用謂毀廟之具若今鍬钁之類也庸亦用也

教其除道之徒執所用作具以佇立而無用即毁劒之司基之室　正義曰周禮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鄭之司墓亦當如彼此是掌公墓大夫也言之室有當道者則非司墓自家之室故注以爲徒屬之家猶尚書注云女孫之親言之以見高祖曾祖之弟皆親親相似　注塴下棺　正義曰周禮作窆禮記作封此作塴皆是葬時下棺於壙之事而其字不同是聲相近經篆隷而字轉易耳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懷思也寵光之

不宣宣揚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爲二十年華定出奔傳

疏爲賦蓼蕭　正義曰享燕之禮自有常樂今特云爲賦蓼蕭者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注云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則知此亦特命樂人所以嘗試華定　昭子至不受　正義曰不懷不宣不知不受皆據華定爲文也詩云燕笑語兮言定當思此笑語與主相對也詩云爲龍爲光定當應此龍光宣揚之也詩云令德受愷定當知己有德以否須辭謝之也詩云萬福攸同定當受此同福荷君恩也各準事而爲之文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公如晉亦欲朝嗣君至河乃復取郠之役在十年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

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慭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晉人許之禮也（著晉不奪孝子之情）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也）亦中之伯瑕謂穆子（伯瑕士文伯）曰子失辭吾固師

諸侯矣壷何爲焉其以中儁也言投壷中不足爲儁異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欲與晉君代與是弱之穆子曰吾軍帥彊御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使齊大夫傳言晉之衰注慭魯至於策

疏正義曰此經書公子慭出奔齊名見於經則慭是卿也出奔既書於策如晉亦應書之今不書者杜以宣十八年書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傳稱歸父還至笙聞公甍乃壇帷復命於介然後出奔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彼善之故書其去又書其還此慭知己謀[illegible]介而先不復命於君而還出奔故史不書於策[illegible]故

不書其如晉也劉炫云杜以慭還不復命於介而往不書其還何故如晉亦不書也此蓋晉君使臣聘必告廟告廟乃得書於策公歸告復不告使慭故不書如晉删定以爲慭初欲謀亂晉國而往聘晉魯人責其謀亂不復命故賤而不錄其聘也出奔書者棠其罪人斯得故顯而書之也劉以爲出聘不告廟故不書而規杜氏案不復命而奔傳有其事公子慭不告廟傳無其文以無文之事妄規杜氏非也　子産至於享　正義曰僖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故曰子是先君未葬有從會之禮也鄭偪於楚以固事晉故父雖未葬朝晉嗣君不得已而行於情可許也諸侯相享享必有樂未葬不可以從吉故辭享爲得禮　投壺　正義曰禮記有投壺之禮其文無相者呪辭此中行穆子與齊侯皆有言辭者投之中否似若有神故設爲此語或可投時皆有言語禮自不載之耳伯瑕責穆子唯言壺何爲焉其以中爲儁責其失辭不云法不言是投壺皆有言也凡宴不射即爲投壺投壺之禮壺

夫席二矢半司射執八算東面投壺如射三而止其矢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鋪四指曰扶扶四寸也算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小豆取滑且堅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取其堅且重也書說矢大七分 注濰水名坻山名 正義曰杜以濰爲水名當謂四瀆之淮也劉炫以爲淮坻非韻淮當作濰又以坻爲水中之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韻不甚要切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又云爲絺爲綌服之無斁儀河斁綌尚得爲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北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濰水比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案爾雅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爲山名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案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劉以此規杜失非也 注澠水至阜也 正義曰釋例曰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經樂安博昌縣南界西入時水釋地云

大皐曰陵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
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鬬椒作亂今楚子信譖而討若敖之餘或譖成虎於
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
夫成虎懷寵也解經所以書名疏成虎正義曰經書熊傳言虎者此人名熊字
虎傳言其字經書其名名字相覆猶伯魚名鯉六月葬鄭簡公傳終子產辭享明既
葬則爲免喪經書五月誤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
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秋八
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肥白狄也緜皐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

南有肥累城爲下晉伐鮮虞起（疏）注鮮虞至陽城　正義曰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焉是赤狄已滅盡矣知鮮虞與肥皆白狄之別種也杜以昔陽爲肥國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疑此爲都也下注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復疑肥國取彼肥爲名也劉炫以爲齊在晉東偽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案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也若昔陽即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累之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爲小國竟必不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鼓杜云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即是鼓都在鮮虞之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偽

羅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為鼓都斷可知矣今杜以昔陽為肥國都是者以傳云遂入昔陽即云壬午滅肥是因入而滅之故云昔陽肥國都也昔陽既在樂平沾縣而杜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相去遠者以肥是本封之名後遷於昔陽猶若杞國本都陳留後遷緣陵鄭本都京兆後遷虢鄶與此何異且昔陽今屬廉州去下曲陽道路非遠在中山南二百許里劉炫自云肥之與鼓俱在曲陽足知肥累城與昔陽不甚懸絕劉意欲破杜乃云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又自云昔陽鼓國都與肥相近在中山東南是自相矛楯也然鮮虞在北昔陽在南所以得假道鮮虞遂入昔陽者荀吳意欲滅肥恐肥國防備故從晉之北竟偽欲東南而行往會齊師故先迴路假道鮮虞南入昔陽如湯之伐桀迂路從陑出其不意故也且杜君土地例稱有者皆疑辭故杜云樂平沾縣東有昔陽是疑而不定又且都縣移動古今不一則晉時樂平沾縣何知不是今之昔陽但

肥都昔陽與鼓相近晉既滅得肥國故二十二年息昔陽之門外遂襲鼓而取之昔陽非鼓都也劉意好異聞妄規杜過非也

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原伯絞周大夫原公也輿衆也曹羣也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䠱尋䠱尋絞弟絞奔郊郊周地

【疏】注原伯絞周大夫　正義曰杜以原伯絞為周大夫甘簡公為周卿士此無明據以意言耳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甘簡公周卿士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欲使殺過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子丙申殺甘悼公悼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鰌鰌平公丁酉殺獻太子之

儋庚皮之子過過劉獻公大子之傅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没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庚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

平子爲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爲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使相憎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禍在四年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己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也季孫懼而歸罪於叔

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 憖子仲 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 介副使也 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 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 鄉人過蒯而歎 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 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 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 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言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 有人矣哉 言今有此人徵以感之 南蒯枚筮之 不指其事汎卜吉凶 坤䷁

坤（坤下坤上）之比☷☵（坤下坎上比，坤六五爻變）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彊而能溫所以爲忠）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上安正，和正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言非黃）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爲裳）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德）外內倡和爲忠（不相違也）率事以信爲共（率猶行也）

供養三德為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不當此卦〉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盡備吉可如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有闕謂不參成〉將適費飲鄉人酒〈南蒯自其家還過費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杞生於圃〉〈非宜也杞世所謂狗杞也〉從我者子乎〈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己可不失今之尊〉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鄰猶親也〉已乎已乎非吾黨

之士乎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改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孫以

自解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

曰吾不為怨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為明年叔弓圍費傳

疏季孫至為卿　正義曰悼子之卒不書於經則是未為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傳言悼子卒者欲見昭子為卿遂在平子之先　注十年至三命　正義曰十年平子伐莒名書於經即平子於時已為卿矣釋例曰魯之叔孫父兄再命而書於經晉司空亞旅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也劉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潁氏以為再命稱人傳云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昭公十年昭子始加三命先此叔孫皆自見經知所書皆再命也是杜據傳文知再命[illegible]

名平子伐莒書名知其已再命矣平子伐莒克之昭子不伐莒也昭子無功而更受三命知平子以功加三命昭子以例加爲三命也　注言昭至先人　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朝于公內朝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鄭玄云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不在父兄行列中也彼言三命不踰父兄者自謂在公內朝位在父兄下耳非謂不得受三命踰父兄也叔仲子欲構二家因禮有三命不踰父兄之法遂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以此爲非禮也平子初得其言不甚曉解故使昭子令自貶黜見昭子不服乃自知其非故懼而歸罪於叔仲子也昭子無兄叔仲子引禮法連言之耳　注言及至書出　正義曰凡言出奔皆自內而出文七年晉先蔑奔秦也在秦地因即奔秦故不言出也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在魯之竟外故不言出也此言及郊已入魯竟事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　注恤恤至之貌　正義

曰釋詁云恤憂也故以恤恤為憂患之意也湫是湫隘故以湫為愁隘之意也詩云攸攸旆旌故以攸為懸危之貌也言南蒯之心若此　深思至君圖　正義曰深思而淺謀思慮深而知計淺言其知小而謀大也邇身而遠志身卑近而志高遠言其越分以求通也家臣而君圖為家臣而謀君事言其非己所當為也上二句言其心下一句指其事為下句而發上句故注倒言之　南蒯枚筮之　正義曰禮有銜枚枚所銜之木大如箸也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尚書大禹謨舜禪禹禹讓不受請帝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孔安國云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彼謂人下一籌偏歷卜之也此則不告筮者以所筮之事空下一籌而使之筮故杜云不指其事汎卜吉凶也或以為杜云汎卜吉凶謂枚雷揔卜則禮云無雷同是揔衆之辭也今俗諺云枚雷則其義理或然也　以為大吉　正義曰筮遇此爻而辭云黃裳元吉南蒯自以為所謀之事大吉　注坎險至為忠　正義曰坎彖云習坎重險是

坎爲險也說卦云坤順也六五爻變則上體爲坎坎有險難故爲剛彊也坤道和順故爲溫柔也剛彊以禦難柔順以事主故外彊而能內溫所以爲忠也　注水和至本也正義曰坎爲水水性和柔坤爲土土性安正舉循也貞正也用和柔之性以循安正道既和且正信之本故爲信也故曰黃裳元吉　正義曰天下之事雖則萬端揔之諸法大歸忠信而已能忠能信無施不可以有忠信故曰黃裳元吉解此爻辭之意　黃中至弗當　正義曰既言爻爲此辭之意又解此辭所言之義也五方則爲五色黃是中央之色也衣裳所以飾身裳是在下之飾也元者始也首也於物爲初始於人爲頭首元是諸善之長也五方之中猶人之心中心中不忠則不得其黃之色也身體之下猶名位之下爲下不共則不得其裳之飾也舉事不善則不得其善之中言爲事不中則非善之長也更覆言忠共善三者之義外內倡和爲忠言君在內臣在外君倡臣和不相乖違是名爲忠也行事以信無有虛詐是名爲共也人之爲

德有正直剛柔供養此三者之德使其德無愆乃名爲善也非此三者忠也共也善也則於此卦不當也不當此卦雖吉不可　注失中德○正義曰極訓爲中不得其中言其失中德也此文以上二句類之當云善不極不得爲長文不然者惠伯之語雖反覆相疊不可字字相對隨便而言故與上不類　注率猶行也　正義曰率訓循循道而行故率猶行也　注三德至克也　正義曰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孔安國云正直者能正人之曲直剛克者剛能立事柔克者和柔能治三者皆人之性也剛則失之於强柔則失之於弱故貴其能剛能柔謂剛不苛酷柔不滯溺也供養三德爲善者剛則抑之柔則進之以忠意供給長養之使合於中道各成其德乃爲善也董遇注本爲共養解云盡共所以養成三德也　且夫至未也　正義曰且夫易謂此黄裳元吉之易也唯可以占忠信之事不可以占危險之事也問南蒯令將欲爲何事也且可飾乎言此易所占唯且可爲在下之飾乎不可爲

飾事也中美能黄忠則黄也上美爲元善則元也下美則
裳共則裳也忠善共三者皆成可如此筮之言吉也三者
猶有所闕筮雖吉未可用也　注夫易至之飾　正義曰
惠伯指論此卦而言夫易非是漫言易故知夫易猶言此
易謂此黄裳元吉之易卦也險謂危險言此卦不可以占
危險之事心疑南蒯事險故問將何事也且可爲下之飾
也欲令南蒯從下之飾爲共　鄉人至士乎　正義曰鄉
人以南蒯季氏家臣而欲反害季氏故爲歌以感切之也
圃者所以殖菜蔬也杞非可食之物我有圃生之杞以喻
南蒯在費欲爲亂也若能從我之言不爲亂者是爲子也
子者男子之美稱不失尊貴得爲子也去我而背叛者鄙
賤之行也倍其鄰近者恥惡之事也若已乎已乎自遂其
心不肯改者則不復是吾黨之上乎釋木云杞枸檵舍人
曰枸杞也　注已乎至不改　正義曰杜此解原南蒯之
意蒯若云此事已乎已乎自遂其心如不肯改則此南蒯
非復是吾黨之士也服虔云已乎已乎決絕之辭則謂歌

者自言己意可已乎已乎此南蒯今已非是吾黨之士楚子狩于州來狩冬獵也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偪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為履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大公之子丁公王

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分珎寶之器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大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

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又加

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鏚斧也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己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

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篡弒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

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疏

注秦所遺羽衣　正義曰文在冠下爲上知是衣也且之以秦明是秦所遺也冒雪服之知是毛羽之衣可以禦雨雪也

翠被　正義曰釋鳥云翠鷸樊光云青羽出交州李巡曰其羽可以飾物郭璞曰似鷰紺色生鬱林鄭子臧好鷸冠以此鳥之羽飾冠

僕析父從　正義曰劉炫以爲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於王爲下與革語張本以規杜今知不然者若僕析父共子革二人同時見王王與之語則二人並在子革獨對傳應云子革對曰不得直云對故杜以爲右尹子革夕故下即云對事理分明劉妄規杜過非也

注楚始對君　正

義曰此與呂叙王孫牟燮父禽父杜所注者皆是世家文也燮父禽父亦王孫傳於牟言王孫燮禽亦蒙之　注四國至之器　正義曰書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旅獒云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王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魯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是言諸侯皆得天子之分器也定四年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分康叔以大呂之鍾分唐叔以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沽洗之鍾其齊之所得則無以言之　注陸終至是宅　正義曰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季連芈姓楚其後也昆吾是楚之遠祖之兄也舊許是宅昆吾嘗居許地許既南遷故云舊許是宅其地此時屬鄭故云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哀十七年傳衛侯夢見人登昆吾之觀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杜云今在濮陽城中

蓋昆吾居此二處未知孰爲先後也　注四國至不羮正義曰劉炫以爲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羮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羮有二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有二也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以規杜過今知不然者以三之與四古雖積畫錯否難知但古今諸儒所注春秋傳本並云四國無作三者國語是不傳之書何可執以爲眞而攻左氏劉雖有所規未可從也　注破圭以飾斧柄　正義曰斧柯長三尺和氏之玉長一尺二寸圭玉非爲斧柄之物故知破之爲飾　注皆古書名　正義曰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

之書鄭玄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賈逵云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國之戒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空空設之九丘周禮之九刑丘空也亦空設之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此諸家者各以意言皆無正驗杜所不信故云皆古書名　注謀父至詩逸　正義曰尚書酒誥云若疇圻父是圻父爲官名也詩小雅有祈父之篇其詩云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毛傳云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甲兵鄭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杜用彼說故云祈父司馬世掌甲兵之職也祈既是官故以招爲其名謂穆王之時有司馬之官其名曰招也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爲言也賈逵云祈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德也馬融以圻爲王圻千里王者遊戲不過圻內昭明也言千里之內足明德

祗宮　正義曰馬融云圻內遊觀之宮也杜不解蓋以爲王離宮之名也　其詩至之心　正義曰穆王之時有祈父官名招即是司馬官也職掌兵甲常從王行祭公諫王遊行設言以戒司馬也言祈招之愔愔美其志性安和愔愔然也汝當用此職掌以明我王之德音也思使我王之德度用如玉然用如金然使之堅而且重可寶愛也若用民力當隨其所能而制其形模依此形模用民之力而無有醉飽盈溢之心也以王之遊行必勞損民力故令依法用之　注言國至之心　正義曰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量其力之所堪而任用之不使勞役過其所堪也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者鑄冶之家將作器而制其模謂之爲形令代猶名焉用民之力依模用之故言形民之力也食充其腹謂之飽酒卒其量謂之醉醉飽者是酒食饜足過度之名也穆王用民之力不知饜足故令去其醉飽過盈之心　克己復禮仁也　正義曰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耆慾當以禮義齊之耆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

勝此者欲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為仁也復反也言情為者欲所逼己離禮而更歸復之今刊定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謂身能勝去者欲反復於禮也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肥役在此年之

#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八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